翠袖乾坤

等門

伍淑賢

十月初路過紐約，約侄女吃晚飯。昔日的小女孩，轉眼已在紐約住了十年，也工作了一段日子，已是個精明的時尚女性，帶我去吃日本料理。我倒變了個歐巴桑。可見物換星移，一代勝一代。

侄女說起最近回港放假跟爸媽同住，最不習慣就是每逢夜歸，老爸（即我大哥）都堅持要等門至深夜。侄女正是當玩當「蒲」的年紀，出去玩的晚上，怎也不會十二時前回家吧。侄女最怕見到的場面，就是半夜回家開門，都見到老爸還坐在沙發上等她。我說老人家就是這樣子，家裡人未齊，你要他睡也睡不着，不如就坐着等。

等門是種奇怪的堅持。自己年輕時，也很怕家人等我門，弄得我心理上好像很虧欠「捱眼瞓」等我的人。其實從安全的角度看，等門是沒大實質意義的，除非你真的上街去接家人回來，但心理上就有意思，起碼等齊人回來才鎖門睡覺，總比不鎖門去睡來得安樂。也有老人家可能想知道兒女是跟甚麼人出去玩，坐甚麼人的汽車回來，這些「資訊」，如果等門的話就有可能從大門或窗口看到。如果睡了，兒女當然不會主動告訴你。老人家的心事，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等門就是「長憂」表現之一。

至於小孩子等門，卻是另一回事，多是關乎吃和玩。小時候我大姐在紀律部隊工作，常當值至半夜一兩點回來，有段時間她駐港澳碼頭。其時的港澳碼頭，對面就是全港最好玩的平民夜總會，即上環大笪地，有齊最美味的平民吃食，那兒的大牌檔炒東風螺和生炒糯米飯，風味之佳真是後無來者。大姐那時也只是剛廿歲出頭，深夜下班，知道我這嘴饞小鬼在家等她，就會買包糖炒風栗，或一隻熱烘烘的巨型裹蒸粽回來。小孩子一兩點不睡當然是十分眼睏，但跟大姐在屋裡摸黑（因怕吵醒家人）分吃栗子和熱粽的印象，今天還很鮮明。父母等兒女的門，總是又憂又掛；我當年等門，卻是又餓又興奮。

琴台客聚

同是佛山人

黃仲鳴

在香港早期的技擊小說作家中，除了以「真功夫」亮相的齋公外，當數我是山人最多產和知名，再數下去，念佛山人亦不弱，可惜作品成書甚少。另有一位卻每遭評家忽略，那就是崆峒，他亦有筆名「同是佛山人」。三位山人，都是當年的三支勁筆。

同是佛山人，生卒年不詳。據我在《小說世界》第十期非小說家的文章所得資料，他在廣州時名楊蔚文，來港後，易為楊大名，南海大沙人，世居佛山。戰前在穗即與衛春秋訂交，合辦《銀品》三日刊，撰〈追脈調情記〉，非小說家說：「風流冶豔，一時傳誦，不啻為其成名作也。」衛春秋即靈簫生，鴛鴦蝴蝶艷情小說派也，物以類聚，楊蔚文自也樂於跟隨。其後與衛春秋同來港，辦《春秋》三日刊，第一版的時事評述，即由他操筆，綜論國際大勢、中國戰局，目光如炬，言必有中。餘則署名崆峒的〈春秋太史第〉、署名同是佛山人的〈張三丰九探少林寺〉、署名萬家生佛的〈尋龍故事百篇〉，俱膾炙人口。由此而觀，《春秋》三日刊除靈簫生稿件外，其餘多由楊大名極力擔綱。

廣州淪陷後，《國華報》遷港，力邀楊大名撰〈貔貅三姐妹〉，據云亦是傑作。香港失守後，楊大名與靈簫生雙雙落水，在「塘中無魚」下，他努力著作，除在葉靈鳳的《大眾周報》撰〈少林英雄秘傳〉外，尚有《癲美人》、《少林餘燼記》、《武當遊俠傳》、《聖院啼紅》等相繼出台。上述諸作，多已不能得睹，但由篇名來看，楊大名一手寫俠義，一手仍弄他的鴛鴦蝴蝶，可稱全材，而寫論文、寫小品、寫遊記，亦其所長。此外，尤工書法，「蒼勁得顏柳之遺」，「其擘窠大字，尤稱獨步」云。

他撰寫武俠小說，在《少林英雄秘傳——洪熙官之一生》「發凡」中說：「筆者少好習武，長雖無成，而多年接近少林前輩，耳聞所得，獲證謬者甚多，因歎重武者少文，百餘年來，竟未有人自正宗風，以文闡謬。」因此遂執筆為文，「意在存真，亦使後之宗學少林者，不至有數典忘祖而已。」戰後我是山人才寫少林小說，換言之，同是佛山人比他更早執筆，惟觀其文，當不及我是山人。

在民族氣節上，同是佛山人亦不及我是山人。抗戰烽火一起，我是山人一片忠貞報國之心，投身中華救護隊。直至廣州淪陷，才撤至香港，未聞他曾屈身「屈筆」為日偽報刊為文，被視為「死硬派」。

香港光復後，同是佛山人任職《華僑日報》，由於體格胖碩，友儕多以「肥佛」呼之。嗜酒，甚豪，從來不醉，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之概，非小說家說：「天大之事，在楊君視之，蔑如也，即已與佛相無殊矣。」個性如此，淪陷時落水，亦有跡可尋。

■楊大名畫像。 作者提供圖片

海闊天空

沒有遺漏的行程

蘇狄嘉

「十九天南高加索之旅」，是近年少有超過兩星期的外遊旅程，細看日程表，方才發現香港沒有直航飛機班次往高加索地區，來回均需經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中轉，飛機是凌晨時分離港、回程則是清晨着陸，計算起來，首尾兩天作廢，十九天行程實為十七天而已！

不知是否起行前未及卜算吉凶，行程伊始便需延遲四小時起行。「香港人的航空公司」一句「航班調度」，便令到數百乘客的行程受阻，進而更令連接下一段航程的飛機班次因此牽連受阻，進而乘客最是無辜，消費變得毫無保障！

行程雖因航班延誤，幸好也只是數小時，領隊彼德擔保會把時間追回！那當然是將若干個參觀節目的時間酌量縮減，唉，這就是參加旅行團的幸？或不幸？

十七天時間、遊走南高加索三國、在大小高加索山脈間的二十一個景點，各有各的歷史和特色。亞美尼亞有埃里溫、埃奇米阿津、加爾尼神廟、格加爾德修道院、塞凡湖、桑納茵修道院；格魯吉亞有第比利斯、梅斯克達、哥里、巴庫里阿尼、華爾西亞、博爾諾米、格魯吉亞軍事公路、古達烏利、卡茲貝吉、聖三一教堂、卡茲貝克山峰、錫格納希；阿塞拜疆則有舍基、舍馬哈、巴庫。

最後，在回程時乘着轉機之便，順道停留俄羅斯的莫斯科一晚，自由活動兼購物一番，行程安排可謂全面周到、豐富多姿。沒有遺漏，難言重訪，也是遺憾的一種?!

■塞凡湖 網上圖片

百家廊 王大慶

房子能養老嗎？

近日來，以房養老成了社會議論的熱點。因為明年這一新的養老模式將開始試行。所謂以房養老是指老人將自己的產權房抵押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數額養老金，老人去世後，銀行或保險公司收回住房使用權。這種養老方式在國外早已存在，在我國也嘗試過，但至今仍沒有實質性進展。這其中有多種因素困擾。

在中國，有多套房產的家庭畢竟是極少數，大多數老人與子女合住一起，也有不少老人有自己的單獨居住房，還有不少老人住的是廉租房。而有多套房產的老人家庭富裕，可以優越地度過晚年，本身不需要以房養老。住廉租房的老人由於產權屬政府，因而談不上以房養老。兩代甚至三代同居一室的老人，想都不願想以房養老，將自己的產權房抵押出去，兒女們孫輩們會怎麼想啊，將來他們住哪？而單獨居住的老人也並非個個能以房養老。因為單獨居住的老人中不少人有兒有女，百年以後房子是由兒女們繼承。這是千百年的約定俗成。現在你把房子抵押給銀行，自己可以提高晚年生活水平。然自己不在了，房子讓銀行給收走，那兒女不罵你才怪呢！這也太自私了吧。「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中國幾千年傳統觀念下的房產寄託了家庭太多情感，絕大多數人是過不了「觀念坎」的。

而有房無後的老人也並非個個樂意接受目前推行的「倒按揭」式以房養老模式。因為這種「倒按揭」其實是用自己名下的房產典當置換養老金。其中有不少因素難統一。如房地產價格走勢、人均預期壽命、70年產權等關鍵因素都是難以預測的。現在的房地產是不斷上漲的，5年、10年以後是不是還上漲，誰也難以預料。如果這個房子漲價，那對金融機構來講是一個好事，因為它愈來愈值錢。但一旦房子跌價怎麼辦？「倒按揭」時老人身體尚可，以後究竟能活多久，很難估算，對金融機構來講，如果這個老人活得太長了，活到一百歲，甚至更長年歲，那麼對金融機構來講，它可能不合算，那怎麼辦？而老人如果去世後房子還有餘值又怎麼辦？還有產權70年的問題，是政策盲點。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金融機構就無法真正在這條道路上走得太遠，走得踏實。這些問題老人心裡沒底，金融機構也猶豫。需要有關部門在細節上細化再細化，需要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支撐。既不讓企業吃虧，更不讓老人喊冤，實現收益與風險的最後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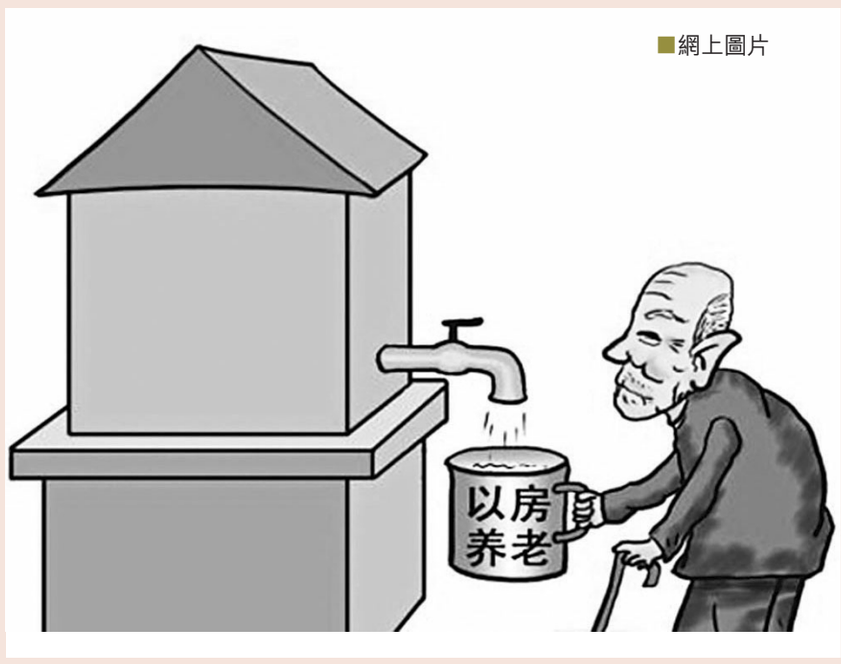
其實，以房養老有更多的模式可供適合它的老人選擇。

老陳是我的文友，今年半百有餘，膝下無兒無女，夫婦二人居住着一套祖上留下的108平米的自有房。老陳是下崗職工，因身體不好未出去打工，就在家裡用電腦寫作，靠每月幾百元的稿費艱難度日。妻子再有兩年就要退休了，目前在一家商場當促銷員。家裡沒有一件像樣的傢具，房間裡還是水泥地，上面鋪了一層塑料地毯。由於夫妻倆是按最低基數自己繳納養老保險，退休後不可能享受較高的養老金，又沒能力繳納職工醫保，只辦了保險額度低的居民醫保。因而他們寄希望於以房養老來改善晚年生活。老陳說，等他和妻子都退休了，他就把現在的房子置換成一套50多平米的，夠住就行。其差價用來貼補養老金，用來平時看病所需。而置換後的小面積住房，以後就給侄子，作為交換條件，侄子在他們生活不能自理時來照應他們，為他們送終。

堂姐由於性格等方面原因，60多歲了還是獨身。她不想找另一半，一個人生活也自在。隨着年歲的增長，她安排起自己日後的生活。她是事業單位退休，有一份不菲的退休金，晚年生活無憂。她只擔心年邁時無人照應。為此，她與自己的幾個親姐妹相商，讓她們或其子女到時輪流來照應她，她的房產在她百年之後平分給她們。

鄰居史老夫婦今年年近80，都有勞保，無兒無女無牽掛，考慮到生活漸漸不能自理，年初他們就把自住房賣了，夫婦倆一同進了老年公寓。這家老年公寓是集老年護理、醫療、保健、康復、托老養老、臨終關懷、疾病預防、老年用品等多功能服務項目為一體的專業「醫護型」養老護理機構，公寓設有生活服務、呼救報警、醫療保健、休息娛樂、文化學習、自助勞動等設施和場所。在這裡養老帶醫護，生活養病兩不誤，完全可以快快樂樂安度晚年。

誠然，上述民間的以房養老模式連同明年政府主導推動的在政策上可能有所突破的「倒按揭」以房養老雖然值得推廣，但都不可能成為全社會通行的主流的養老方式。在發達國家也不是。無論何時都只能是一個有益的補充，真正重要的仍是政府兜底的、普適性的並不斷完善的公共養老體系。靠目前我們基本的養老制度，能夠實現大體上每一個人，通過他工作的積累，對自己有一份基本的保障。要想提升晚年生活的質量，要想讓自己的晚年生活高人一籌，只有靠個人的努力。這一點必需有清醒的認識。同時媒體更需要正確宣傳引導，即以房養老只是讓有房產的老人獲得改善型養老待遇增加了一種選擇而已，並非拿房子換基本養老待遇。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可能是。



■網上圖片

思旋天地

城中新聞多

思旋

秋天火氣猛，城市中新聞多多，政治的、經濟的、民生的，還有教育的。哈，哈，甚至娛樂新聞都炒得熱火朝天。

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答問會上，單刀力拚眾議員，看得出CY用心良苦，為廣建房屋絞盡腦汁。他幾乎聲嘶力竭道：「長遠建屋計劃必須要填海。」無錯，香港是半島，除維多利亞港灣填海有爭議之外，餘者填海應無異議，大可解決幾乎所有土地問題。這邊廂，在立法會語帶雙關地暗示年底會進行政改諮詢，那邊廂已正式宣布政改諮詢開波了，林鄭領軍，袁國強與譚志源輔之。其實，《基本法》內早有言明普選特首提名及選舉委員會等條款。惟現時某些人仍力爭所謂「公民提名」。激進者揚言「佔領中環」作威脅。在立法會答問會中，有某些工會議員力爭福利為主，就弱勢社群和長者支援問題等力陳要害。

學前教育跨境學生報名風波成大新聞；中大校友現任中大聯合書院校董的王維基花了兩年多時間，用了九個億籌辦申請免費電視牌照風波愈演愈烈。他在中大論壇，場中竟有二千多名師生出席，發言者多力撐他。自言是感性中人的王維基，七情上面甚至坦言為了不獲發牌「喊吃好多次」。然而，男子漢留血不留淚呀！很夠娛樂性。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上周四在邵逸夫堂舉行五十七周年院慶典禮。與會嘉賓、師生齊唱校歌和生日歌，溫馨、文明而有紀律，又是另一番景象。連日為幼兒園派表和學生等風波忙得團團轉的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為當日主禮嘉賓。一九七二年九月二日首次踏入中大聯合書院校園的一位修讀社會學系大學新生，四十多年後今日重返聯合書院時已是以香港教育局局長身份，是主禮嘉賓了。校董會主席張煊昌博士和聯合書院院長余濟美教授分別致詞，鼓勵同學以優秀校友吳克儉師兄為榜樣。聯合書院使命、校訓是「明德新民」，其實與現代教育宗旨是一脈相承。為香港培育全人，至為重要。

生活語絲

三見習仲勳

吳康民

我與習仲勳，有三面之緣。從廣州、北京到深圳。

第一次會面，是一九七八年習氏前來主政粵省之際。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派來兩位大員前來廣東。習仲勳擔任廣東省委書記，開放打前站。

習仲勳為了解港澳情況，請時任全國人大代表和廣東人大代表中的港澳成員座談。我是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應邀參加。

我在會議上發言，提出兩點意見：一是內地過去過分強調港澳是帝修反的集中地，以階級鬥爭為綱，認為港澳是祖國邊沿的毒瘤，是消極因素，有港澳關係的，成為內地同胞大部分是愛國的，是積極因素。二是20世紀六十年代初廣東同胞偷渡來港的逃亡潮，是經濟因素而不是政治原因，逃港的不應認為是叛國。廣東只要搞好邊境的經濟建設，內地人自然不會再偷渡來港。

第二次是在北京舉行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當年他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他又到廣東省人大代表團上來聽會，當年港澳代表仍歸屬廣東省。在會上，他對我在廣州的那次會議上的長篇發言留有印象，見面時向我示意和握手。

在若干代表發言以後，他竟指着我說，讓這位「年輕」的代表發言吧。其實那時候我已五十四歲，並不年輕，也許在這些老革命的眼中，我們這些五十來歲的，也算是年輕的一員吧。

我在發言中，仍然重複了說明港澳地區在全國的改革開放中的積極作用，指出可以通過港澳了解國際中最新的科技和經濟知識，是一個重要的窗口。同時希望妥善處理港澳同胞在文革中被錯誤處理的若干問題。

最後一次見面，是在深圳的牙科醫院裡。我與該院院長稔熟，有一次到牙科醫院診病，院長說，習仲勳老也在此治病，並把我引到習老的診室。我與習老打了一個招呼，並沒有多所交談。

淑梅足跡

與丁珮的約會

車淑梅

數年前，我和李力持在港台節目《開心日報》專訪過了丁珮姐姐，當時我不敢提及太多傷心事，只知姐姐數十年來都持齋拜佛，為李小龍家人及廣大影迷祈福。

在此期間，我們間有聯絡，心中有着很多解不開的疑團——終於在事發後四十年零三個月的剛過去的星期天，丁珮姐姐在香港電台《舊日的足跡》開腔細訴四十年來的迷思。

專訪前，我們約好在尖沙咀某酒店吃素，姐姐依然美麗動人，緊身牛仔褲、高跟鞋、小背心及名牌風褸。她二話不說跑到一間小房間，要展露她的肌肉情況，她先脫下小風褸，兩下子背肌顯現，十足李小龍的威猛形象！怎可能明明一位柔弱時髦的女子，忽然變成功夫強人？姐姐又毫不費力的表演將頭彎到膝蓋的動作，這是多年來苦練的功效嗎？

非也，原來這個大發現，當初也嚇了她自己一跳，多年前某天正準備沐浴，不覺想像Bruce的肌肉是怎樣練成的，就這樣一想，運一下氣，背部厚厚的肌肉出現了，自始她深信小龍附在她身上。

丁珮姐姐是否時刻思念他：「沒有，我不喜歡想起他，因為每次都很辛苦，我會哭，當年我只有廿六歲，什麼都不懂，因環境問題沒有接受太多教育，思想只有物質一方面，當時小龍接近我，他是眾人偶像，我拒絕才怪。他愛跟我談哲學，我一概聽不懂，只有點頭扮明白，好搞笑。實在我一直沒有想過要成為他的太太，當年我根本沒有結婚的念頭。」

奇怪，從來不想結婚的丁珮姐姐在小龍離世後三年就與向華強成親，「當年我受了很大的壓力，甚至有人要殺害我，我要尋求依靠，向先生沒有追求我，但他是個好人，也很欣賞李小龍，我們結合，我要找歸宿，心安了，我可以專心唸佛。」「向先生知道妳的心意嗎？」「知道的。」

要知道的實在太多，例如外傳李小龍去世之時正是二人在親密的時候，是否屬實？丁珮姐姐答了，這個答案可在電台網頁重溫（rthk.hk）。

人生有多少個四十年？祝願丁珮姐姐未來生活如意，正如Bruce在去世前不久送她的盒式帶《You've made me so very happy》，相信Bruce也想姐姐快樂。